

# 听见

陈燕的调律人生

陈燕 著

Chen yan  
Ting Jian  
Chen yan de tiao lü ren sheng

中国第一位  
女盲人钢琴调律师的  
全面传记  
你所不了解的盲人世界



# 听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见:陈燕的调律人生/陈燕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02-010798-8

I. ①听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4146号

责任编辑 陈彦瑾

装帧设计 陶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0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75 插页5

印 数 1—15000

版 次 2015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798-8

定 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在调琴



我的眼睛——导盲犬珍妮



和爱人



用心画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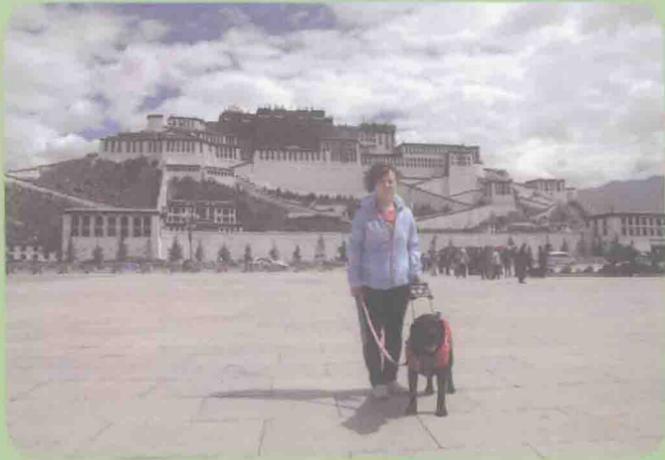
我画的猫



我画的荷花



在联通门口被拒



珍妮带妈妈去西藏



在大连导盲犬基地给珍妮过生日



在拉萨盲校



与动物保护组织在石家庄佛教协会



在南宁孤儿学校励志演讲



话剧《推拿》谢幕



和秦怡



和海泉



与杨澜等

## 序 最美的枝条依然向着东方

王小柔

我的早晨从五点开始,而冬天未尽的窗外还满是黑暗,我从床下摸出手机,手指一按,世界亮了。这个时候,不知道陈燕在做什么,她说她每天凌晨三点就醒了。

人是恐惧黑暗的,所以我们醒来的第一件事总是要让眼前亮起来,飞蛾宁愿扑火也不愿意当瞎蛾子乱撞,这是习惯。黑暗对于我们就像一件熟悉的衣服,习以为常脱穿自如。可是陈燕看了四十年黑暗,全黑里的疼痛没人知道,只有她在独自打磨,四十年过去,连疼痛都有了一种令人感慨的光泽。

陈燕画画,在宣纸上挥毫泼墨,我不知道她靠什么来揣摩毛笔上色彩的深浅,我没问过。她会把她画的画拍下来通过微信发给我,然后问:“行吗?”这试探的问话里是有期待有忐忑有深意的。我说:“荷花的叶子可以再生动一些。”然后她再画,再问:“这次呢?”其实对于一幅画,我们心里有各自的期待。就像她问我,蓝天的蓝和海的蓝到底有什么区别?蓝天的蓝、大海的蓝和你衣服的蓝一样吗?蓝色是什么颜色?

当你把一个颜色解读到最后,词汇是穷尽的,又该怎么描述呢,黑暗对蓝色的想象?

她说:“我要是能看看我画的画就好了。”我,沉默。

我很喜欢陈燕画的猫，最普通的黄花狸猫。她从小一直摸着猫的形态，时间长了心里就有了细致的轮廓，你怎么也难想象那是出自盲人的笔下。她画画的时候会在宣纸上扔出几块小瓷片，啪啪地飞出，如同暗器落在纸上，这些小瓷片，就是她纸上定位的标识。陈燕左手在纸上摩挲着，右手里已经着墨的笔下开始有了猫的痕迹。

陈燕用同样的方式抚摸生活，久了，黑暗中有了扎实的城堡。

她把手臂伸进自己的生活，不停地掏啊掏啊。她掏出了浓稠的黑暗，掏出了心里的光亮，掏出了如蜂蜜一样的甜。陈燕太用力了，用力地与这个婆娑世界保持同步，她不摸索。为了不摸索，她用微笑在你的视线里捂住自己的遍体鳞伤，倔强地站在黑暗尽头，脸迎着阳光。

所以自始至终，我也无法把陈燕和“盲人”这个词汇放在一起。她超常的记忆力和听力已经在黑暗边界开疆扩土，变得像雷达一样敏锐准确。一个七拐八绕的陌生地方，我拿着地图都找不到原路，但她只要走过，就能找回去。她一边引领着我，一边轻易说出路两旁的商店和建筑，我大惊，她得意地说：“你边走边说，对于你也许是闲聊，但你说过的话、走过的路我全记在心里了。”陈燕，就是这么给自己人生导航的，我相信她的心灵能看到。

耳边的世界很大，大到荒凉。你总是要用更多的内容去填充它，因为空旷让人恐惧。陈燕选择了钢琴。她的琴房里摆满了她亲手选来的进口钢琴，每台音色都不同。钢琴是她的朋友，她要为它们找到各自的知音。在这间琴房里，常常会来很多学琴的孩子，希望陈燕帮他们选一台好琴，陈燕一定要摸着他们的手型，按照孩子的性格来找到与他们匹配的钢琴。

她能在这里从天亮待到天黑，时间是没有色彩的，每台琴前面

坐一个曲子的时间，音乐就填满了一天。琴房里装着陈燕全部的愉快。弹琴的她是最自由的，站在陈燕身后，每当熟悉的旋律从她手下漫出，我的眼泪总是碎在地面上。

黑暗那么长，那么厚，像一堵结实的墙，让所有的钻头都无济于事。光亮，隔绝在外。

有一次，陈燕让我试一下她的独轮车。那一个轱辘的车我推着都难以掌握平衡，但她腿一使劲就上去了，还做各种杂技动作，我看着就提心吊胆，她却游刃有余地在我身边一圈一圈转着，仿佛身处舞台。她说她喜欢一切能动的东西。她用简单的喜欢和命运和解了，哪怕那黑暗的封印再不能被打开。

有一天晚上，陈燕拍了张照片发我，问她新买的衣服是不是好看。我打开，手机屏幕上是一片漆黑。那团黑在我眼睛里蔓延，像我的沉默一样无法开口。她快乐的追问从微信里冒出来，我手指一碰，又让她的声音在我的书房突兀地询问了一遍。我对着手机说：“你拍张底片给我，我哪看得见啊。”她不好意思地回复：“哟，忘了开灯了。”只有这时候，我才清晰地意识到，陈燕是个盲人。

地上的一片积水，能让她突然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，她一边爬起来，一边说：“看不见，总是要摔跤的。”这句自我安慰的话，从一出生不知被她重复了多少遍。如同一剂中药，在老病号的灶台上总是要咕噜咕噜地熬着，把苦都熬出来，才能治病。陈燕咽下一碗又一碗的苦，并告诉自己，多喝下一碗就离健康近了一步。生活里，总会苦尽甘来的。

跟陈燕聊天的时候，她常常说自己“看见”了什么，其实我知道，陈燕口中的“看见”其实是“听见”，她为了迎合有形世界的语言习惯，耳边的世界洒满尘世光芒。

岁月摇啊摇啊，黑暗里她依然笃定地信任着人间的美好。

我认识陈燕的时间并不长，满打满算也才一年时间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她是励志人物，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盲人钢琴调律师，她是“导盲犬畅行”的发起者，她是作家。在我的感觉里，她是一棵大树，无论环境是否恶劣，根紧紧抓着泥土，最美的枝条依然向着东方。

陈燕是盲人，但她的内心世界却非常丰富，她热爱文学，热爱写作，热爱音乐，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。

陈燕的视力在出生时就只有0.02，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视力逐渐下降，到10岁左右时，视力已经完全失明，只能通过触觉来感知世界。

陈燕的视力虽然失明了，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并没有因此而减弱，反而更加坚强和勇敢。

陈燕热爱文学，热爱写作，热爱音乐，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的盲人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

## 前言 听见的美丽

陈 燕

我经常会问朋友一句话：“美，是什么样儿啊？”对方总是要沉吟一会儿才能给我描绘他们所看到的美。他们描述的美，有的是“视野的辽阔”，有的是“色彩的绚丽”，但这些对于我而言，仅仅是个词汇，到底辽阔是绵延多远，到底绚丽是怎样斑斓，对于我似乎都没有意义，我的世界只有两面，动的和静的。

视觉把我们的世界分开，但是我只是看不见它而已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盲人都是面部表情呆滞、仰着头翻着白眼球、平时不怎么出门，好像盲人自己已经选择在色彩世界消失了，躲在黑暗里才安全。

最初听见有人说：“这人长得真不像盲人。”我还会在心里暗自高兴。起码乍一看去，我和健全人没有太大区别。可是随后，盲杖敲击地面的反射音还是会引来身边人的好奇，尽管我看不见，当别人看我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全身被目光打量的焦灼。有的人甚至会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眼前晃，来测试我到底能不能看见。我去旅游，会听见身边人战战兢兢地问：“旅游就是看风景，她什么都看不见去干什么？”我发微信写微博，有人会疑惑：“盲人不是看不见吗，她怎么打的字？”我走路，跟在后面的人窃窃私语：“前面有沟她居然知道迈过去，一定是假盲人……”太多的质疑让人心寒，或者那

就是从健全人窗口里透出的目光，如此不解地看着盲人。

这也是激发我写这本书的初衷，我把自己的生活打开，希望你们走进来，看到黑暗世界里的风景。

我自从出生就生活在黑暗里，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和所有人是一样的，我看不见的你们也看不见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世界有自己的模样，它不是纯黑的。而我，依然像一滴墨汁流淌在砚台里，无法自拔。

我渴望你们眼中的景象，所以我克服恐惧和困难向着光亮世界摸索，好奇心让我走出家门，我希望自己能和健全人一样，去聆听，把那些不熟悉的在心里转换成熟悉。

写作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本书里的内容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出来的，你一定不知道，真正的“盲打”速度比看得见屏幕的人更快。如今的现代科技早就让我们生活实现信息无障碍，很多电子设备都可以语音化，我们用的手机、电脑、阅读器、计时器等都会“说话”，我用“听”，来实现你们的“看”。

常常会有人抱怨生活的不如意，每当想到这些声音，我会长久地站在家中的窗前，朋友们对我的方向有远山，可是我看不见，我只能想象，山到底是什么样，日出是什么样，甚至你们都在抱怨的雾霾什么样。我是多么渴望“看见”，为什么有人的眼前那么丰富还要抱怨呢？

所以，别人用来抱怨的时间，我在黑暗里学习了很多技能，哪怕为了这些我付出了比常人艰辛许多倍的努力，我还是可以笑着对你说，这一切看似没用的小事是多么重要，它让我的生命有了独特的风景，让我在黑暗里走得坚定自信。

这本书记录的，就是我，一个盲人钢琴调律师的生活。